

纪广洋

装满细沙的竹筒

寺院建在半山腰，寺院不远处有一挂四季飞流的瀑布，即使在寺院深处、在闭门的禅房里，也能听到哗啦啦、潺潺淙淙的瀑布的声音和清韵。瀑布的源头是一眼清冽趵突的山泉，寺里的用水就是从这个山泉流来的。

有一天，一个小沙弥汲水回来，对山泉的水源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想：高高的山上都能冒出泉水来，那山下的水井怎么不冒水呢？再说了，山泉上边的山头既不是很大，又没有存水的凹处，这一年四季源源不断的泉水来自什么地方呢？他越想越困惑，就去请教一位高僧。

高僧就取出一个下端有漏孔的竹筒，让小沙弥往里倒水。小沙弥一边倒着，竹筒一边漏着。小沙弥只要一停止倒水，竹筒里的蓄水很快就流干净了。高僧就在竹筒里盛满细沙，再让小沙弥往里注水。这样一来，不用往竹筒里注多少水，竹筒下端小孔里的细流就淅淅沥沥地流好长时间。

看小沙弥仍然一脸迷惑的样子，高僧就开始说：“泉眼上的山头就好比装满细沙的竹筒，内在的结构不全是坚硬的顽石，有一部分是糠木一样的吸水石，每逢雨雪天气，它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保存大量的雨水雪水，为泉水瀑布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。这既是大自然的神奇，又蕴涵着物种世象的一般常理。”

小沙弥豁然顿悟：“多谢师傅开导，弟子这次明白的不仅仅是山泉的原理了！不过，我还有一事不明白——师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现成的，钻了漏孔的竹筒呢？”

高僧微微一笑，不无幽婉地对小沙弥说：“这是当年，我像你一样，还是小沙弥的时候，汲泉水的路上，也萌生困惑着你刚才提出的同样的问题，就向寺里的一位老法师请教。老法师为解答我的问题，启我的智慧，特意制作了这个竹漏。老法师圆寂之后，我就收藏起这个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竹漏，它曾经为我开启了智慧的灵泉……”

其实，智者的头脑和心胸，也像这孕育泉水和瀑布的山头一样，易于接纳和吸收外来的知识和心灵营养，厚积薄发地产生自己的智慧；更像这个盛满细沙的竹筒，既不能空虚，也不能凝固……人们常说的‘头脑开化’和‘虚心接受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顽而不化的头脑和死心眼儿，成不了智者。

郭宗忠

今年一月，衡阳诗歌学会成立，应邀去参加成立大会活动，才知道了洛夫是衡阳人。

湖南省是诗歌大省，去了衡阳，那里诗歌氛围的浓郁超出我的想象。诗人云集，在座谈会上，在诗歌学会的成立大会上，衡阳诗歌带给了诗意涌动的冲击，在去衡山的路上，周瑟瑟谈着金斯堡谈着西川，宾歌谈着他读中学时要穿过衡山的一条山路去读书，也激发出我边听边谈中写下了几行诗：

丘陵和炊烟
跟着我们上山

瑟瑟和宾歌
跟着白云上山

金斯堡的嚎叫
让山中的鸟雀静默

瑟瑟挥着手
西川的大河拐弯

去洛夫故里衡阳

山，不一样的山

我们抵达心之内的衡山

衡阳诗界把洛夫作为他们的“诗神”，每一本选集或者朗诵会上，洛夫的诗歌独具光芒，作为衡阳诗歌的“头把交椅”，洛夫是当之无愧的。

洛夫1928年出生于衡阳相市乡。1943年以笔名“野叟”在《力报》副刊发表第一篇散文《秋日的庭院》。1954年，与张默、痖弦共同创办《创世纪》诗刊，历任总编辑数十年，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，他的诗因近乎魔幻的表现手法而被称为“诗魔”，出版40余部诗集。2001年，3000行长诗《漂木》出版，震惊华语诗坛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

宝岛台湾的诗歌，最早接触的是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那种撕心裂肺的对祖国、故乡、母亲的情怀与乡愁，震撼人心。我也收藏过数十卷台湾诗人的诗集，洛夫、痖弦、席慕蓉、郑愁予、方明等等，他们骨子里保持了中国诗歌的传统，并有着独自的开拓意识。

有幸，去年十一月，在北京举办的“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颁奖典礼大会”上，见到了主席台上颁奖的郑愁予、方明先生。

在上台领奖时，我带着一个突然接到的“任务”，请郑愁予先生给一家刊物题写刊名。在典礼中，一个

外地的朋友通过微信看到我在现场，提出了这个要求，我也感到机会难得，在上台领奖与郑愁予先生握手时，提出了这个不合时宜的“请求”，郑愁予先生当即爽快地在我准备好的纸上，写下了“迦运河”三个遒劲有力的字，并署上了“郑愁予”。郑愁予先生不仅仅是诗歌本身让人敬仰，他的人格力量也让我高山仰止。会后的午宴，与郑愁予先生合影，并聆听先生的教义，受益匪浅。

方明先生儒雅谦和，别具一格的服饰，加上一条围巾，如此近地与台湾诗人接触，从“诗”到“人”，真正有了一份带着温暖温情的体认。作为一个诗人，诗歌和人是不可分离的，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诗歌一点不假。再读方明先生的诗歌时，他诗歌里的乡愁、大情怀、优雅与古典澄澈，才更让我心临其境的融合。

方明与洛夫先生相交甚厚。“洛夫的雪楼，方明的诗屋”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诗坛佳话。许多到台北的诗人去过“方明诗屋”。“方明诗屋”也成为台北的一个文化坐标。“方明诗屋”四个字是洛夫先生亲笔题写的，洛夫书写了三十余首方明的诗歌，这对洛夫对方明来说，都是千载难逢的心灵契合的诗歌知遇。这些书写的诗歌，大部分在“方明诗屋”里珍藏着，方明先生说，他都是视若珍宝的。

遗憾的是，这种珠联璧合的诗坛奇遇成了绝唱！

方明先生在给我的微信里发来一段话：

2018年3月10日洛老因气喘加重入院治疗，时尚清醒，与师母与我仍可对话。3月12日因病情恶化转入加护病房，之后多沉睡，其间，医生趁洛老醒时，指向师母及我，问是谁，洛老微弱回答：“老妻”“老友”。3月17日晚上，洛老一手握住师母，另一手握住我，长达15分钟，之后入睡。当天香港诗人杨慧思亦得洛老同意面见，我亦播放谭五昌教授的“办好洛夫国际诗歌奖”之承诺，洛老点头言谢。

其情拳拳，其意真切！洛老有方明先生这样的诗歌挚友，有福了！

没想到，洛老3月19日凌晨去世。其时北京飘起了一个冬天没有的大雪，大雪如斯，也在悼念那个满怀着乡愁的诗人……

衡阳也没有忘记他们自己乡土上的诗人与亲人。收到了衡阳诗友发来的信息，3月21日下午，湖南衡阳文学界百余位作家、诗人，以及洛夫的亲友、母校校长，共同来到衡阳县相市乡艳山村，为日前离世的诗人洛夫举办全球首场追思会。

洛夫的诗在故里，心在故里，情在故里，他的诗他的魂，终于回到了故里，在故乡的土地上，永远扎下了他的生命和诗歌之根。

席匠老蒋

李格珂

乡路上，席匠老蒋推着他半新的永久自行车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他古铜色的脸上，脸庞透着厚重而质朴的沧桑。这一幕如同翻开的旧相册，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老话儿说“技不压身”，这话不假。专注一技，独具匠心，匠人们靠一手绝活，在乡里挣个辛苦钱，日子过得滋润，也是人人艳羡的美事。蒋家寨的老蒋，就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席匠。

老蒋家是席匠世家。少年跟随父亲学习编席，因为贪玩，没少挨骂和挨打，七年才学成出师。成年以后，技艺精进，超越了父亲爷爷。一年里，忙完地里活，老蒋就被四邻八乡请去编苇席。

老蒋五十多岁，络腮胡子，好抽烟，嘿咻笑时，龇出满嘴黄牙。那一双大手已展开，粗糙皲裂，大小裂口数不清，新伤压旧痕，看着瘆人。见到小孩，老蒋喜欢嘿咻笑着伸手摸脸蛋。孩子们绸缎般的脸蛋，屡屡领教那刀锋剑刻般凌厉的抚摸，吓得像老鼠见了猫，缩头缩脑，但又舍不得老蒋变戏法般手心变出水果糖来的诱惑。所以孩子们对他又爱又怕又想念。我就是那孩子堆里一个傻小子。

我家盖新房，盘新炕，要换新炕席，预示新开端，这时候，自然请老蒋。当然得提前几月去芦苇荡割芦苇。

老蒋来的那一天，推着他的半新“永久”，车上挂着帆布大挎包，油腻腻的，里面是各样编席的家伙什。

整簸的芦苇，已干透。老蒋利索地掀倒，绽开。先捋叶打尖。这道工序做得一丝不苟，双手配合敏捷。每根芦苇经过他粗糙大手的抚摸，就像脱胎换骨一般，变得干净、光洁。

老蒋清扫废料，开始选苇，粗细分开。然后破篾，一手捏梭刀，一手推送芦苇，刷刷刷，篾条子如开花般破开飞出去，齐整整落在前方。到了黄昏，老蒋的眼前变成一座白花花的小山。细长的篾条需要洒水浸湿，加上夜晚的湿气，足以使篾条浸润得柔软坚韧。

第二天，老蒋来了。摸一摸篾条儿的韧劲，然后在院子摊开铺平，套上碌碡，反复碾轧，这得大半天。慢工出细活。整整一上午的碾轧，篾条儿变成薄如蝉翼。

民间艺术揽胜



真正的闲暇并不是说什么事也不做，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。 赵春青 画

欧阳

北京的迎春花完全是盛开的模样了。早些时候它的花骨朵就露出了淡淡的嫩黄，只是我没去注意。直到清晨便拥抱朝阳的玉兰花吐出包裹着的花衣，急切地想展示自己脸上细润柔嫩的颜色，我才意识到春天已经漫步在楼宇和大街小巷上。

其实不是我对春天不敏感，城市在温室植物的装点下，室内和马路牙子上的盆栽鲜花四季都在胡乱绽放，虽然寒冬依旧按时抵达，但除非银花玉树。城市的街面和密植的建筑丛林，始终不会给出明确的季节暗示，只有穿行在眼中的人才会告诉你季节的故事：春天来了，臃肿的冬装被花枝招展的色彩代替，在被残忍地遮挡一冬之后，体型毕现的鲜亮服装日渐招摇过市，自信满满的性感少女还会现出腰部原色，给老而不衰、眼神不花，或者虽近视但仍然活力四射的男人注入激情的催化剂。

城市的四季更像是人的四季，真要感触自然的四时轮替，就得“病梅馆”般雕饰的公园里，才能看清楚人也是自然的局部环境。

斗转星移一个甲子，一施也曾步履踉跄。计划经济的宠儿，需要面对市场经济的风浪；共和国机械工业的长子，需要自己去寻找食粮。

一施没有倒下，一施迎难而上。国家革故鼎新，企业搏击商场。产品丰富多彩，质量蒸蒸日上。东方红永不褪色，谁能说一施不是涅槃的凤凰？

一施的大门，静静伫立在古都洛阳。门前车水马龙，门里绿树行行。高大的厂房窗明机亮，一施人正在巧手置新装，说——

要让新娘更漂亮！

春天印象

虽然地面还是去年的枯草，还是褐色的泥土，公园里制服马甲的勤奋园丁已然在喷洒雨滴，是为了更快地吐绿？还是阻挡灰尘尘迹？

走在小径，一边是跟着孩子瞎跑的青年夫妻，一边是推着轮椅的老年伴侣，生命的轮转轻松祥和，相映成趣。

远处的两行柳树在阳光下辉映着点点绿意，树下两个女生模样的蓝衣、红装挨着头在说话的样子，接着就看见红衣少女站起来弯腰，很快又直立，想必是什么趣闻、笑话从脑子里漫延到了身上，脸上遮不住的开心笑意，这番景致让人看到春天里人和自然交融的纯色美丽。想着走近观赏，满足一下复杂的审美欲望，结果延续着的笑仍在脸上，人却带着笑离开了。

我移柳柳。远观的绿，近看只是毫米级的芽孢，冬的萧瑟还是顽固地不愿离去。

更远的小道岔口，一对老夫妇坐在椅子上，背对

着阳光在看天上的云。旁边一只大约20多厘米高的狗似乎想走却四肢不动地站立着，看着走近的我，然后看看侧边椅子上坐着的饲养员，然后再向远方看去，不知道是不是在想高松的远方，眼神煞是可爱。

“这是什么品种的狗？”我问。

男的是改良的京巴狗，女的是京娃子。

哦，就是哈巴狗了。如果不是“罵人的话”，乖巧的颜值和听话的本色全都很可爱，人之所好大概就是如此了。但凡温顺、讨巧，无论是人还是狗，主人都会怜爱的，就像和珅，如果他在别处也像在皇上身边那样乖巧、幽默，说不定老百姓会把他的泥像放进良臣殿。

这个当然不是国人的专利。美国佬也会表情顺利从角色，要不然，那个假装被咬了一口、有所残缺的苹果也不会把吸毒、叛逆，还爱干烂事的乔布斯赶走的。不过病态臆想的情感脱离难以彰显实际的功利。

如果口渴了，可以先摘上几颗尝尝。

门外的花，是一个老房子的建筑小品。花是闲情的，主人也很雅致。

在徽州，我又遇到汪曾祺所说的情形，有一户粉墙黛瓦的人家，门墙上爬着那种绿碧碧的凌霄，弯曲的藤蔓，嫣红的花儿，开得正欢，我看到一个小伙子，大概是走累了，坐在门口花下的一条木凳上，咧着嘴，和花儿以及房子的主人攀谈说话。

乡下的老房子，门外也有花。春天，在乡下，我的一位亲戚，他家门外一片紫蝴蝶翻飞的豌豆花。豌豆花，是一种朴素而好看的花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“叶似葵叶，两两对生，嫩时可食。三、四月开小花如蝶形，淡紫色。”这样的季节，倘若访客不遇，也并不需要树下问童子，他大概是忙去了，且搬只小板凳，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，这时候，会看到千朵万朵的紫蝴蝶，在时光小道上轻盈翩跹。

把花种在门外的，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，也是一个随和大气的人，不把花只种在院里独乐，而是种在门口，与路人分享。

真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淡人。春风再度，清风拂面，岁月不老。

请和我们门外的花坐一会儿

曾经住过一个院子。那个院子不大，门角有数丛芭蕉，叶影疏疏。有客来访，轻叩门环，人站在门下，人画俱绿。

虽不曾住过院子，但我经常到有院子的人家走动，敲门时，有的院子比较大，里面的人一时听不见，或者听见了，等他来开门要过一会儿，也只能在他门前的花草坐一会儿。

这种“坐一会儿”，是用眼睛去交流，与花对视，或者漫不经心地上一眼，等到木门哗然洞开，它们已成为了在身后的温柔背景。

在我少年的时光中，邻居的沈家大门是一座砖灰瓦的老宅子。宅子里的孩子，有我儿时的玩伴，那时我经常去老院串门，大门是虚掩的，门口栽一些芍药。小伙伴有时不在家，我就门口等他，有天中午，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阳光明媚，风吹得那些花儿，摇曳多姿。

门外的花，当然不只是花，是花草、植物，有鸡冠、牵牛、紫藤、芭蕉、蔷薇、月季、天竺、腊梅……尤其是腊梅，不光是坐一会儿，还俯身下身去，凑近闻香。

岳父在世时，院子种过一棵葡萄藤，枝粗如棍，初夏开花，然后结小青果，枝叶还算茂盛，挂的葡萄也多，我们都曾坐在门口，和葡萄坐一会儿。

“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，”